

## 再談地方文物館

文·圖／廖紫均

### 摘要

地方文物館作為代表地方的表徵，設立的目的是要凝聚地方的意識，作為地方居民重要的生活與文化空間，讓地方的居民表達對於公共議題，或是做為社區居民解決公共爭端的場域。時至今日，過去這個由上而下的政策在經過這麼多年的推動下，卻不斷的出現其與當地社區互動有很大的困難存在，關鍵在於如何在經營的廣度上增加社區經營的元素。困難度的產生固然與地文館被擺在商品化的脈絡有關，一開始做為商品的地文館，就很難逃脫一直要糾纏在如何維持營運的命運。因此如何幫助地文館跳出這樣的思考邏輯，也許是市府與輔導團隊接下來要面對的命題。

關鍵詞：地文館、社區、觀眾群、地方文化

地方文物館是文建會時代的文化建設，當時喊出的口號是地方文化的重建與復興，藉著把資源分散到各個地方，讓居民能夠更了解自身的歷史，對於自己的故鄉產生認同。地文館是先前社區總體營造的進階版，被期望成為社區文化主題的平臺，居民可共同討論社區關注的議題。換句話說，地文館要與地方民眾的脈動結合，是社區居民常常利用與聚會的地方。但是這樣的概念要落實時，往往是不能掌控的。

由於連續幾年參與臺中市地方文化館的評鑑工作，有幸今年度也參與，因此在拜訪之際，還是朝向各館建議加強與社區鏈結的部分。截至目前為止，臺中市這些館所，在處理與社區關係時，都遭遇到困難。主要原因來自於地文館是文化政策的產物，並非由地方上的人共同參與、討論之後而設立的館舍。經營者要背負成本的投資以及必須有盈收的包袱，不得不做某些商業性的考量。這些館所目前最大的困難點在於經營，若僅靠來客門票所收的費用來經營，能長久持續有相當的難度。因此館所生存才是這些地方文化館當務之急，並非原先所以為的作為凝聚地方意識之處。

從幾次地文館的座談得知：館方人員對於經營社區關係的重要性是理解的，但有因所處的社區老化，老人關注的事情多半與健康有關，因此有的來客數不佳的地文館，開始有人詢問希望館方把經營的重心擺在老人日托的社會福利方向，然而老人有興趣的活動多數為文康之類，與館方被賦予關注地方史料的收集，或是藝文活動的推廣相去甚遠，而使得館方人員對於經營社區關係有力不從心的感覺。有的館員開始拜訪里長，希望從這裡能更了解社區的需求，也透過里長的號召力動員社區的人來館參與活動，但是社區老人的參與率其實很難拉升，因此地文館們紛紛拋出的問題是：到底所處的社區關心的是什麼，如果和館方的認知差異很大，到底該用什麼方式將這個落差拉近到一個水平？

在地文館的經營中，以臺中市演武場—武德殿為例，參觀的民眾分為兩種，

一種是臨時前來的遊客，一種是定期前來且會參與館方活動的觀眾。館方非常需要來的遊客能夠進行消費，以維持館方的營運費用，但是武德殿為知名景點以及古蹟，多數的觀眾屬於第一種類型，很難有較多的消費，反而造成館方在清潔維護上的負擔。但是第二種類型的觀眾，長期從臉書等媒體得知館方舉辦的活動，長期支持館方辦活動，但是這些人則多數不是來自鄰近的社區。館方以六藝為經營的主軸，似乎與社區居民的認知落差很大，館方也很難修改經營方針；館方因此打算從鄰近的學校開始著手，提供中小學到館方做戶外教學，也讓大學生可以到館方實習等。

由於各館所紛紛拋出與社區合作的難度，因此筆者今年度參與拜訪各海線社造：頂寮、下寮和大庄。其中頂寮的里長因為自身為蒐藏家，他在社區內成立了小型的展覽館，尚未向臺中市政府申請加入地方文物館。這個展覽室和臺中其他的地文館有很大的落差，稱為頂寮故事館，招募社區志工，目前有退休的小學老師、文史工作者，以及一些地方耆老等，是由社區的人共同打造與經營。由於頂寮以水稻為主要生產，偶而捕魚，所以人口外流嚴重，年輕一輩多出外。這裡因臺中港的興建，曾留下不少文化遺跡，加上既有的三合院，因為重劃區的規畫而被拆除，使得年輕一輩對於當地的歷史不清楚，因此故事館擔負起找回頂寮過去生活記憶的責任，不但著手收集地方的老照片，也將志工編組，製作口述史的調查與記錄，並打算將成果出版。再加上與社區發展協會結合，將社區的資源分門別類，也讓故事館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只是畢竟只由地方人士組成，與其他的地文館相比，在經營的方式與展覽的布置上，很難有專業上的考量。但另一方面，若加入地文館的行列，讓更多的公權力介入，不論是里長或是社區的人也會擔憂，故事館的樣貌與想法，很難依照社區人士所希望的方式繼續執行。

輔導頂寮里的社造團隊，一方面希望頂寮里故事館能夠表現得更專業，能有更多專業的資源進入故事館，讓故事館從草根性的宿命轉化為一個從在地出發，與在地緊密結合的地方文物館。但是里長或是社區人士，對於專業性的經營概念不信任，卻也是社造團隊很難短時間以三言兩語能夠釐清的。尤其故事館的蒐藏

是里長以個人資金，費很大的努力爭取來的，更加深這個情結。對照故事館與臺中市其他的地文館，故事館與社區的互動，以及從社區出發，並動員社區的概念，是其他地文館所做不到的，但是故事館在館所經營，例如展場故事線的發展、展場裝修，以及對於活動的包裝與宣傳上，其實都需要專業的協助。畢竟故事館成立的目的，是要讓社區年輕的一輩，對於自己的歷史有記憶，並且沒有營運成本與業績的壓力。

另一個下寮社區，它保有的文物多是捕魚的漁具，是該社區共同的記憶，存放在社區的禮堂，禮堂是社區居民舉辦活動的地方，禮堂外面有著社區居民共同的創作，而文物則是居民共同生活經驗的結果。里長積極的為這個曾經是臺灣重要的討海漁村，發動里民拍紀錄片、紀錄村史、保留過去編織漁網的技藝等。在地居民並不在意外地的人怎麼看待這個活動中心，而是在意社區居民怎麼思考自己過去的歷史。由於當地人口老化，能夠發動的志工多為退休的長者，因此憂慮文化的傳承中斷無法繼續。里長與里民對於活動中心的經營，其實是當初地文館設置時，所企盼的：成為里民重要的文化休憩場所、里民共同的生活記憶的場域，讓這個場域開放給外來的人，也讓其他人對社區以及它的歷史有更多的認識。

從上述的例子可見到兩個極端，究竟該用什麼方法可以把這兩個極端整合於地文館的發展中，這考驗著臺中市政府及市府委託的輔導團隊。由於這個難題的形成有其歷史因素，並不容易解決，本年度試圖先從較容易的方向著手，認識來館的觀眾及認識地文館所處的社區，找出觀眾與社區共同關注的議題，從當中找出哪些是館方可以經營的。接下來要處理的是哪些策略可以讓地文館在社區同質性的機構競爭中脫穎而出；並且也試圖讓地文館與地方的社造團體、鄰近的藝文團體鏈結，形成文化生活圈的概念。希望透過多方的串連與聯盟，讓臺中市的居民能夠注意到這些散落在居家附近的藝文活動，增加臺中市民了解自身的歷史與文化的機會。



圖 1. 臺中市武德殿刑務所演武場所提供休憩與品茗的空間



圖 2. 臺中市武德殿刑務所演武場的展示廳



圖 3. 下寮社區活動中心外面的壁畫，由社區居民共同創作。



圖 4. 下寮居民極欲保存的文物



圖 5. 頂寮故事館的一角